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一一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

話說寶玉為自己失言，被寶釵問住，想要掩飾過去，只見秋紋進來說：「外頭老爺叫二爺呢。」寶玉巴不得一聲兒，便走了到賈政那裡。賈政道：「我叫你來不為別的。現在你穿著孝，不便到學裡去，你在家裡，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。我這幾天倒也閒著。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，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。」寶玉只得答應著。賈政又道：「你環兒弟蘭姪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。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，反倒不及他們，那可就不成事了。」寶玉不敢言語，答應了個「是」，站著不動。賈政道：「去罷。」寶玉退了出來，正遇見賴大諸人拿著些冊子進來。寶玉一溜煙回到自己房中，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，倒也喜歡。惟有寶玉不願意，也不敢怠慢。正要坐下靜靜心，只見兩個姑子進來，是地藏庵的。見了寶釵，說道：「請二奶奶安。」寶釵待理不理的說：「你們好？」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。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，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，也不好兜搭。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，也不久坐，辭了要去。寶釵道：「再坐坐去罷。」那姑子道：「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，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。今日來了，見過了奶奶太太們，還要看四姑娘呢。」寶釵點頭，由他去了。

那姑子到了惜春那裡，看見彩屏，便問：「姑娘在那裡呢？」彩屏道：「不用提了。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，只是歪著。」那姑子道：「為什麼？」彩屏道：「說也話長。你見了姑娘，只怕他就和你說了。」惜春早已聽見，急忙坐起，說：「你們兩個人好啊！見我們家事差了，就不來了！」那姑子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有也是施主，沒也是施主，別說我們是我家庵裡，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的，如今老太太的事，太太奶奶們都見過了，只沒有見姑娘，心裡惦記，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了。」

惜春便問起水月庵的姑子來。那姑子道：「他們庵裡鬧了些事，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。」便問惜春道：「前兒聽見說，龍翠庵的妙師父怎麼跟人走了？」惜春道：「那裡的話？說這個話的人隄防著割舌頭！人家遭了強盜搶去，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？」那姑子道：「妙師父的為人古怪，只怕是假惺惺罷。在姑娘面前，我們也不好說的。那裡像我們這些粗夯人，只知道誦經念佛，給人家懺悔，也為著自己修個善果。」惜春道：「怎麼樣就是善果呢？」那姑子道：「除了僧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，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，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。到了苦難來了，可就救不得了。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，遇見人家有苦難事，就慈心發動，設法兒救濟。為什麼如今都說『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』呢？我們修了行的人，雖說比夫人小姐們苦多著呢，只是沒有險難的了。雖不能成佛作祖，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，自己也就好了。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，什麼委屈煩難都說不出來。姑娘，你還不知道呢！要是姑娘們到了出了門子，這一輩子跟著人，是更沒法兒的。若說修行，也只要修得真。那妙師父自為才情比我們強，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。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，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！」

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的合在機上，也顧不得丫頭們在這裡，便將尤氏待他怎樣，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，並將頭髮指給他瞧道：「你打量我是什麼沒主意，變火坑的人麼？早有這樣的心，只是想不出道兒來！」那姑子聽了，假作驚慌道：「姑娘再別說這個話！珍大奶奶聽見，還要罵殺我們，攆出庵去呢！姑娘這樣人品，這樣人家，將來配個好姑爺，享一輩子的榮華富貴。——」惜春不等說完，便紅了臉，說：「珍大奶奶攆得你，我就攆不得麼？」那姑子知是真心，便索性激他一激，說道：「姑娘別怪我們說錯了話。太太奶奶們那裡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？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。我們倒是為姑娘的話。」惜春道：「這也瞧罷咧。」

彩屏等聽這話頭不好，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，叫他走。那姑子會意，本來心裡也害怕，不敢挑逗，便告辭出去。惜春也不留他，便冷笑道：「打量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庵麼！」那姑子也不敢答言，去了。

彩屏見事不妥，恐耽不是，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：「四姑娘絞頭髮的念頭還沒有息呢。他這幾天不是病，竟是怨命。奶奶隄防些，別鬧出事來，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。」尤氏道：「他那裡是為要出家？他為的是大爺不在家，安心和我過不去。也只好由他罷了！」

彩屏等沒法，也只好常常勸解。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，只想絞頭髮。彩屏等吃不住，只得到各處告訴。邢、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次，怎奈惜春執迷不解。邢、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，只聽外頭傳進來說：「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。」眾人急忙接出，便在王夫人處坐下。眾人行禮敘些寒溫，不必細述。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。傳話出去，回來說道：「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，說的投了機了，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，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，吃了飯進來。」說畢，裡頭也便擺飯。

原來此時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，試探他的文才，竟應對如流，甚是心敬，故叫寶玉等三人出來警勸他們，再者，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。寶玉聽命，穿了素服。帶了兄弟姪兒出來，見了甄寶玉，竟是舊相識一般。那甄寶玉也像那裡見過的。兩人行禮，然後賈環、賈蘭相見。本來賈政席地而坐，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，甄寶玉因是晚輩，不敢上坐，就在地下鋪了褥子坐下。如今寶玉等出來，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著，為甄寶玉是晚輩，又不好竟叫寶玉等站著。賈政知是不便，站起來又說了幾句話，叫人擺飯，說：「我失陪，叫小兒輩陪著，大家說話兒，好叫他們領領大教。」甄寶玉遜謝道：「老伯大人請便，小姪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！」賈政回覆了幾句，便自往內書房去。那甄寶玉卻要送出來，賈政攔住。寶玉等先搶了一步，出了書房門檻站立著，看賈政進去，然後進來讓甄寶玉坐下。彼此套敘了一回，諸如久慕渴想的話，也不必細述。

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，想到夢中之景，並且素知甄寶玉為人，必是和他同心，以為得了知己。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，且又賈環、賈蘭在坐，只有極力誇讚說：「久仰芳名，無由親炙，今日見面，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！」

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為人，今日一見，果然不差，只是可與我共學，不可與我適道。他既和我同名同貌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。我如今略知些道理，何不和他講講？但只是初見，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，只好緩緩的來。」便道：「世兄的才名，弟所素知的。在世兄是數萬人裡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，至於弟乃庸庸碌碌一等愚人，忝附同名，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。」

賈寶玉聽了，心想：「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，但是你都是男人，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，怎麼他拿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？」便道：「世兄謬讚，實不敢當。弟至濁至愚，只不過一塊頑石耳！何敢比世兄品望清高，實稱此兩字呢？」甄寶玉道：「弟少時不知分量，自謂尚可琢磨；豈知家遭消索，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。雖不敢說歷盡甘苦，然世道人情，略略的領悟了些須。世兄是錦衣玉食，無不遂心的，必是文章經濟，高出人上，所以老伯鍾愛，將為席上之珍；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。」

賈寶玉聽這話頭又近了祿蠹的舊套，想話回答。賈環見未與他說話，心中早不自在。倒是賈蘭聽了這話，甚覺合意，便說道：「世叔所言，固是太謙，若論到文章經濟，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，方為真才實學。在小姪年幼，雖不知文章為何物，然將讀過的細味起來，那膏粱文繡，比著今聞廣譽，真是不啻百倍的了！」甄寶玉未及答言，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，心裡越發不合，想道：「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？」便說道：「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，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。今日弟幸會芝範，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，從此可以洗淨俗腸，重開眼界；不意視弟為蠹物，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。」

甄寶玉聽說，心裡曉得：「他知我少年的性情，所以疑我為假，我索性把話說明，或者與我作個知心朋友，也是好的。」便說：「世兄高論，固是真切，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。只是一年長似一年，家君致仕在家，懶於酬應，委弟接待，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，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；便是著書立說，無非言忠言孝，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，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，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誨之恩；所以把少時那些迂想癡情，漸漸的淘汰了些。如今尚欲訪師覓友，教導愚蒙。幸會世兄，定當有以教我。適纔所言，並非虛意。」

賈寶玉愈聽愈不耐煩，又不好冷淡，只得將言語支吾。幸喜裡頭傳出話來，說：「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，請甄少爺裡頭去坐

呢。」寶玉聽了，趁勢便邀甄寶玉進去。那甄寶玉依命前行，賈寶玉等陪著來見王夫人。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，便先請過了安。賈環、賈蘭也見了。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。兩母兩子，互相廝認。雖是賈寶玉是娶過親的，那甄夫人年紀已老，又是老親，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，不禁親熱起來。王夫人更不用說，拉著甄寶玉問長問短，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。回看賈蘭，也是清秀超群的，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象，也還隨得上，只有賈環粗夯，未免有偏愛之色。

眾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裡，都來瞧看，說道：「真真奇事！名字同了也罷，怎麼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。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，若是一樣的衣服穿著，一時也認不出來。」內中紫鵲一時癡意發作，因想起黛玉來，心裡說道：「可惜林姑娘死了！若不死時，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，只怕也是願意的。」正想著，只聽得甄夫人道：「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：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，求這裡老爺留心一門親事。」王夫人正愛甄寶玉，順口便說道：「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。我家有四個姑娘：那三個都不用說，死的死，嫁的嫁了。還有我們珍大姪兒的妹子，只是年紀過小幾歲，恐怕難配。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，生得人材齊正。二姑娘呢，已經許了人家；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為配。過一天，我給令郎作媒。但是他家的家計如今差些。」甄夫人道：「太太這話又客套了。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？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咧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，將來不但復舊，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。」甄夫人笑著道：「但願依著太太的話更好。這麼著，就求太太作個保山。」

甄寶玉聽見他們說起親事，便告辭出來，賈寶玉等只得陪著來到書房。見賈政已在那裡，復又立談幾句。聽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寶玉道：「太太要走了，請爺回去罷。」於是甄寶玉告辭出來。賈政命寶玉、環、蘭相送。不提。

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，知道甄寶玉來京，朝夕盼望。今兒見面，原想得一知己，豈知談了半天，竟有些冰炭不投。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，也不言，也不笑，只管發怔。寶釵便問：「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相貌倒還是一樣的，只是言談間看起來，並不知道什麼，不過也是個祿蠹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又編派人家了。怎麼就見得也是個祿蠹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他說了半天，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，不過說些什麼『文章經濟』，又說什麼『為忠為孝』。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？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！我想來有了他，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？」寶釵見他又說說話，便說道：「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！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！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，做了一個男人，原該要立身揚名的。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？不說自己沒有剛烈，倒說人家是祿蠹！」

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，甚不耐煩，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場，心中更加不樂，悶悶昏昏，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，並不言語，只是傻笑。寶釵不知，只道自己的話錯了，他所以冷笑，也不理他。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熱。襲人等憐他，也不言語。過了一夜，次日起來，只是默默的，竟有前番病的樣子。

一日，王夫人因為惜春定要鉸髮出家，尤氏不能攔阻，看著惜春的樣子是若不依他，必要自盡的，雖然晝夜著人看守，終非常事，便告訴了賈政。賈政歎氣跺腳，只說：「東府裡不知幹了什麼，鬧到如此地位！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，叫他去和他母親說：「認真勸解勸解。若是必要這樣，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。」

豈知尤氏不勸還好，一勸了，更要尋死，說：「做了女孩兒，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。若像二姐姐一樣，老爺太太們倒要操心，況且死了。如今譬如我死了似的，放我出了家，乾乾淨淨的一輩子，就是疼我了！況且我又不出門，就是櫛翠庵原是僑們家的基址，我就在那裡修行。我有什麼，你們也照應得著。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裡。你們依我呢，我就算得了命了；若不依我呢，我也沒法，只有死就完了！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願，那時哥哥回來，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著我的；若說我死了，未免哥哥回來，倒說你們不容我。」

尤氏本與惜春不合，聽他的話，也似乎有理，只得去回王夫人。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裡，見寶玉神魂失所，心下著忙，便說襲人道：「你們忒不留神！二爺犯了病，也不來回我。」襲人道：「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，一時好，一時不好。天天到太太那裡，仍舊請安去，原是好好兒的，今日纔發糊塗些。二奶奶正要來回太太，恐怕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。」

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，心裡一時明白，怕他們受委屈，便說道：「太太放心，我沒什麼病，只是心裡覺著有些悶悶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是有這病根子，早說了，好請大夫瞧瞧，吃兩劑藥好了不好？若再開到頭裡丟了玉的樣子，那可就費事了！」寶玉道：「太太不放心，便叫個人瞧瞧，我就吃藥。」王夫人便叫丫頭傳話出來請大夫。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，便將惜春的事忘了。遲了一回，大夫看了服藥，王夫人回去。

過了幾天，寶玉更糊塗了，甚至於飯食不進，大家著急起來。恰又忙著脫孝，家中無人，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。賈璉家下無人，請了王仁來在外幫著料理。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，也是病了。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。

一日，又當脫孝來家，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，見寶玉人事不醒，急得眾人手足無措，一面哭著，一面告訴賈政說：「大夫說了，不肯下藥，只好預備後事！」賈政歎氣連連，只得親自看視，見其光景果然不好，便又叫賈璉辦去。

賈璉不敢違拗，只得叫人料理，手頭又短，正在為難。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：「二爺，不好了！又有饑荒來了！」賈璉不知何事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瞪著眼說道：「什麼事？」那小廝道：「門上來了一個和尚，手裡拿著二爺的這塊丟的玉，說要一萬賞銀。」賈璉照臉啞道：「我打量什麼事，這樣慌張！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？就是真的，現在人要死了，要這玉做什麼？」小廝道：「奴才也說了。那和尚說，給他銀子就好了。」正說著，外頭嚷進來說：「這和尚撒野，各自跑進來了，眾人攔他攔不住！」賈璉道：「那裡有這樣怪事？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！」又鬧著，賈政聽見了，也沒了主意了。裡頭又哭出來，說：「寶二爺不好了！」賈政益發著急。只見那和尚說道：「要命拿銀子來！」賈政忽然想起：「頭裡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，這會子和尚來，或者有救星。但是這玉倘或是真，他要起銀子來，怎麼樣呢？」想一想，如今且不管他，果真人好了再說。賈政叫人去請，那和尚已進來了，也不施禮，也不答話，便往裡就跑。賈璉拉著道：「裡頭都是內眷，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」那和尚道：「遲了，就不能救了！」賈璉急得一面走，一面亂嚷道：「裡頭的人不要哭了，和尚進來了！」

王夫人等只顧著哭，那裡理會？賈璉走進來又嚷。王夫人等回過頭來，見一個長大的和尚，嚇了一跳，躲避不及。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。寶釵避過一邊，襲人見王夫人站著，不敢走開。只見那和尚道：「施主們，我是送玉來的。」說著，把那塊玉擎著道：「快把銀子拿出來，我好救他。」

王夫人等驚惶無措，也不擇真假，便說道：「若是救活了人，銀子是有的。」那和尚笑道：「拿來！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放心，橫豎折變的出來。」和尚哈哈大笑，手拿著玉，在寶玉耳邊叫道：「寶玉，寶玉！你的『寶玉』回來了。」說了這一句，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。襲人說道：「好了！」只見寶玉便問道：「在那裡呢？」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裡。寶玉先前緊緊的攥著，後來慢慢的回過手來，放在自己眼前，細細的一看，說：「噯呀！久違了。」

裡外眾人都喜歡的念佛，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。賈璉也走過來一看，果見寶玉回過來了，心裡一喜，疾忙躲出去了。那和尚也不言語，趕來拉著賈璉跑。賈璉只得跟著，到了前頭，趕著告訴賈政。賈政聽了喜歡，即找和尚施禮叩謝。和尚還了禮坐下。賈璉心下狐疑：「必是要了銀子纔走……」

賈政細看那和尚，又非前次見的，便問：「寶刹何方？法師大號？這玉是那裡的？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呢？」那和尚微微一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只要拿一萬銀子來就完了。」賈政見這和尚粗魯，也不敢得罪，便說：「有。」和尚道：「有便快拿來罷，我要走了。」賈政道：「略請少坐，待我進內瞧瞧。」和尚道：「你去，快出來纔好。」

賈政果然進去，也不及告訴，便走到寶玉炕前。寶玉見是父親來，欲要爬起，因身子虛弱，起不來。王夫人按著說道：「不要動。」寶玉笑著，拿這玉給賈政瞧，道：「寶玉來了。」賈政略略一看，知道此玉有些根源，也不細看，便和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好過來了，這賞銀怎麼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儘著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。」賈政點頭

道：「我也看來古怪，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出去先款留著他再說。」

賈政出來。寶玉便嚷餓了，喝了一碗粥，還說要飯。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。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。寶玉說：「不妨的，我已經好了。」便爬著吃了一碗，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。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，因心裡喜歡忘了情，說道：「真是寶貝！纔看見了一會兒，就好了。虧的當初沒有砸破！」寶玉聽了這話，神色一變，把玉一擱，身子往後一仰。

未知死活，下回分解。